

山海识东坡 身行万里

苏黄相交

灯下故人来

■ 韩惠娇

“千古风流 不老坡仙——苏轼主题文物展”中展示一件宋代黄庭坚的《惟清道人帖》。黄庭坚是苏门四大学士之一，与苏轼性情、才情最为相近，在文坛上被称为“苏黄”。二人在书法、文学、禅学等领域都多有涉猎，志趣相投，情谊深厚。在二人的笔记和诗文中，记录了很多二人过往。尤其是黄庭坚，其致力于书学，真切地记录了很多苏轼学书渊源、创作状态和书学理念。黄诗、苏词像是宋代艺坛上闪耀的双星，二人星光璀璨，交相辉映。

君子之交

黄庭坚出生于江西修水县书香世家，年少时已才气初显。七岁时，一首《牧童》：“骑牛远远过前村，短笛横吹隔陇闻。多少长安名利客，机关用尽不如君。”名动乡里。22岁进士及第，步入仕途。

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，其岳父孙觉爱重其才，曾拿着黄庭坚的诗求苏轼推荐，苏轼笑着回答说：“此人如精金玉，不即人而人即之，将逃名而不可得，何以我称扬为？”无需逢迎人，而人皆被其吸引，往后必声名大盛，欲逃而不得。由此盛赞，可见苏轼对黄庭坚的赏识。黄庭坚亦敬仰苏轼如仰视高峰，以师礼事之，与晁补之、秦观、张耒并称为“苏门四学士”。此后，苏黄开始诗文相交，唱和不绝。

然而，苏轼“乌台诗案”爆发，受牵连者甚广，黄庭坚虽与苏轼未曾谋面，但因往来的诗稿被视为“同党”而被罚。黄庭坚人品贵重，不因祸而避，直言为苏轼正名，此后亦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中，仕途几经坎坷。

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，哲宗即位，高太后临朝听政，司马光复相，苏东坡得以复官。一年后，这对鸿雁往来的朋友终于在京师相会，二人经常讲道论艺。居京城三年，二人仕途顺遂，身边有良朋，杯中有美酒，往来酬唱赠答，快哉快哉！可惜，好景不长，又复卷入党争中，二人都遭一贬再贬，在坎坷的仕途中，黄庭坚逐渐绝了文章经纶志。

在《苏黄尺牍》文集中，二人信手直写的尺牍，自然从容，天真烂漫，文气纵横，有情有趣，有生活有历练，是除了苏词、黄诗以外，了解苏黄二人生活、交游的一手资料。

苏轼与黄庭坚是君子之交，以才学为引，志趣相投，诗文相会，留下千古佳话。



北宋黄庭坚《惟清道人帖》，一级甲等文物，纵29.3厘米，横31.8厘米。黄庭坚书此帖于1094年夏日。帖中所提之惟清道人为江西隆兴府黄龙寺禅师。

故宫博物院藏

志趣之交

苏轼与黄庭坚不仅才学相当，还志趣相投，苏轼是资深老饕，黄庭坚也不遑多让。黄庭坚曾贬谪四川宜宾，在宜宾的山明水秀中，独对宜宾盛产的苦笋情有独钟。曾写下书法名迹《苦笋帖》，文中看似说笋，实则说自己处世之道：蜀人曰：苦笋不可食，食之动痼疾，令人萎而瘠。予亦未尝与之言。盖士上士不淡而喻；中士进则若信，退则眩焉，下士信耳，而不信目，其顽不可镌。李太白曰：“但得酒中趣，勿为醒者传”。大概就是，“夏虫不可语冰”之理。此处可见黄庭坚的理性和克制，这一点，与苏轼大为不同。黄庭坚对仕途心灰意冷，但对美食，这二人是抱有一致的热情。

苏轼写《春菜》，黄庭坚就写《次韵子瞻春菜》；黄写《食笋十韵》，苏就作《和黄鲁直食笋次韵》。一人说，为了苦笋和江豚，不须等到齿摇发落，明年辞职回家；另一人则捧哏，不须明年，明日青衫诚可脱；黄写诗夸笋好吃，苏写诗调侃黄食笋的馋样。一来一往，俏皮可爱，于纸间都可见二人亲密无间，知己般相得。

即使苏东坡被贬到琼州，黄庭坚作为东坡第一忠粉，亦在巴巴等待东坡的音信。在“答李端书”中，写道“老来懒作文，但传得东坡及少游岭外文，时一微吟，清风飒然。顾同味者，难得尔”。

书学之交

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但苏黄不仅仅是如此，苏东坡是良师，黄庭坚是益友，二人在书法上互相切磋，相互增益。黄庭坚认为“凡学字时，先当双钩，用两指相叠，蹙笔压无名指，高提笔，令腕随己意左右”；苏轼则单勾执笔，执笔甚下，肘臂着纸。二人执笔之法，几近对立，书法风格面貌也是天差地别。黄庭坚用笔瘦劲，而苏轼用笔多

古雅小行书 自然随性韵无穷

■ 韩惠娇

此次展出的《惟清道人帖》是黄庭坚51岁时的作品，是黄庭坚成熟期的小行书面貌，其中长撇大捺的特点偶现期间，更多是笔意流畅自然的纵贯之笔，其中牵丝引带皆有奇趣，字形稍往左倾，左高右低，用笔方圆兼善，宽博的结体给流利的动势以停顿和节奏，墨法自然畅达，通篇疏密有致，自然随性，细细品读，笔笔皆到，韵味无穷。

据有关学者考证，《惟清道人帖》中所提及的是一件禅门往事。信中所提惟清道人，是北宋禅宗黄龙宗的高僧。其曾替主持晦堂料理黄龙寺事务十二年，濒临接任之际，获任高官的张商英的一纸举荐去观音寺接任主持，惟清不应辞却，引来黄龙寺内觊觎主持之位的非议，处于两难之地，拟到高居庵筑独居，作逃尘之想。黄庭坚写信给信主人郑郊正是为此事，并说惟清赴高居会路过他的郑氏草堂停留数日，请郑郊为其安排，多作宽慰，因“其人甚可爱敬”。

信主人郑郊，是江西武宁人。《武宁县志》记载，其“襟期清旷，志行高洁”，凿荷花池，纵五色鸳鸯游，饮酒赋诗其间。黄庭坚与其相善，其又与惟清和尚是同乡，三人渊源颇深。黄庭坚拜黄龙寺住持晦堂为师，修禅悟道，惟清和尚为黄龙寺侍者，来往频繁。惟清和尚拟去筑庵独居的所在，正路过郑氏草堂，所以能暂作停留。

宋代文人参禅蔚然成风，苏轼与黄庭坚就是其中之一。黄庭坚留下大量与晦堂和尚学习禅法的公案，苏轼在黄州定慧禅寺结识佛印和尚，才有穿越千古通透洞达的赤壁二赋。

肥厚；黄庭坚结体刚健舒展，苏轼则结体紧实，几不开张，骨肉丰满；黄庭坚笔势紧而遒劲，节奏分明，苏轼则行笔如汨汨流淌的溪泉，平匀松快。二人对彼此书法面貌上的“对立”，也曾言语机锋，彼此戏谑。

《丑醒杂志》卷三记载：“东坡曰：‘鲁直（黄庭坚字）字虽清劲，而笔势有时太瘦，几如树梢挂蛇。’山谷曰：‘公之字固不敢轻议，然间觉褊淡，亦甚似石压蛤蟆。’二人大笑，以为深中其病。”黄公书法瘦劲若“树梢挂蛇”，苏公其书扁而结体紧致若“石压蛤蟆”，乍一看似乎是二人互相贬驳，实则调侃之语道出二人特点。“树梢挂蛇”，取黄笔法瘦硬，笔势如蛇欲出而徊圆之势，用戏谑之法称赞黄笔力刚健笔势迅疾；“石压蛤蟆”则是苏体呈现出矮胖，结体紧，且用笔丰厚的特点。后人多以为此二人相互鄙薄，实则书者深谙彼此特点。自知书法之美是千姿百态，环肥燕瘦，各美其美而已。

二人书法面貌的差异不仅是因为二人执笔法不同，更深层的原因是，二人学书的目的差异。东坡于书道，是“无意于佳乃佳”，志不在此，书写是文以载道的手段；而鲁直则是致力于追求，“家藏古本数十百，千奇万怪常搜索”，所以苏字松秀，黄字紧劲，苏字以实用的行书见长，而黄庭坚草书独具一格。二者作品两相陈列，实在值得一观。

公元1100年，黄庭坚为苏轼的《寒食帖》写下跋文《题苏轼寒食帖跋》，文内盛赞“东坡此诗似李太白，犹恐太白有未到处。此书兼颜鲁公、杨少师、李西台笔意，试使东坡复为之，未必及此。”夸寒食诗帖的诗好、字好，期待再与恩师相逢，“它日东坡或见此书，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”。可惜，再无相见。东坡先生卒于北归路途。据传，听闻噩耗，黄庭坚悬挂东坡像于室内，时常焚香敬拜。

引用黄诗一句作结语，苏黄相交“恰如灯下，故人万里，归来对影。口不能言，心下快活自省。”



倪田《赤壁泛舟图》轴。天津博物馆藏